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剡源集　　別集類四 元

提要

臣等謹案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遷臨安又遷行户部掌故國子主簿皆以兵亂不就元大德中以薦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撰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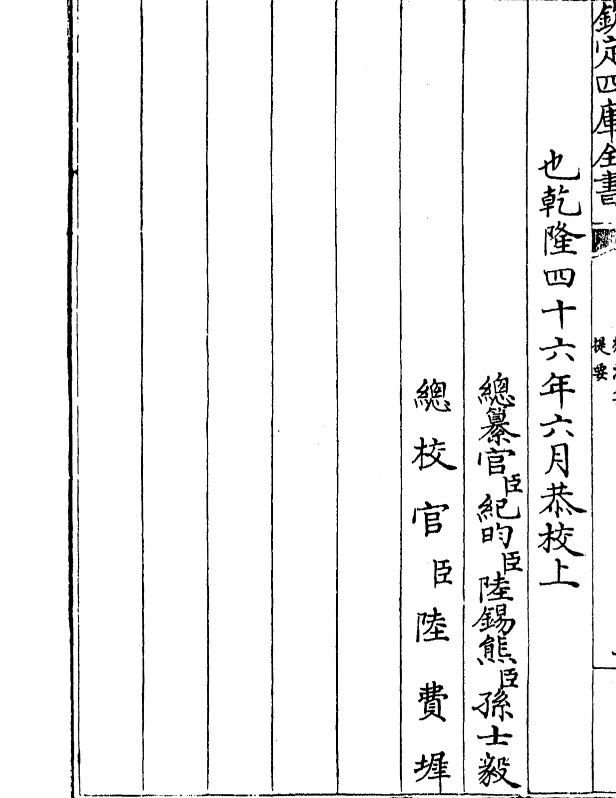
薦不起終於家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板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為蒐輯釐為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録稱海寧刻剡源集四卷乃黄宗羲所選録非完書也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源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宋季文章氣萎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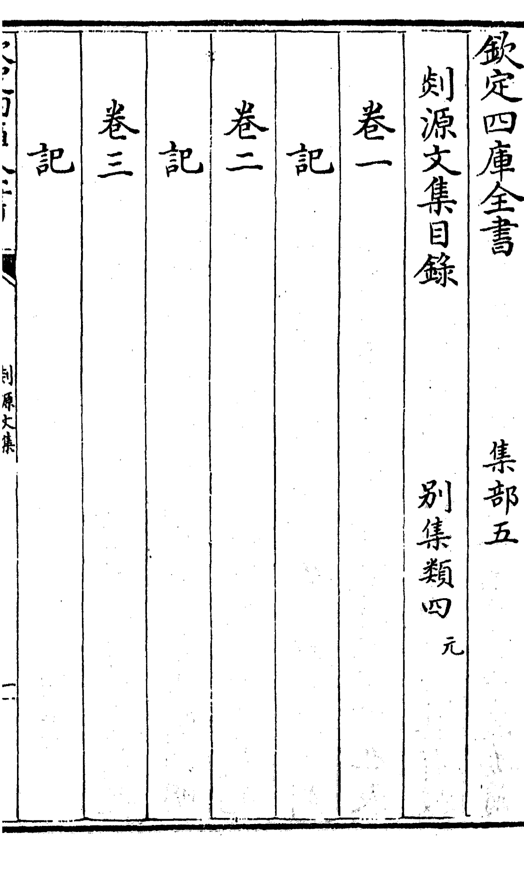
而詞氣骫骳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已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為神奇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不已者惟剡源集先生為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誣

也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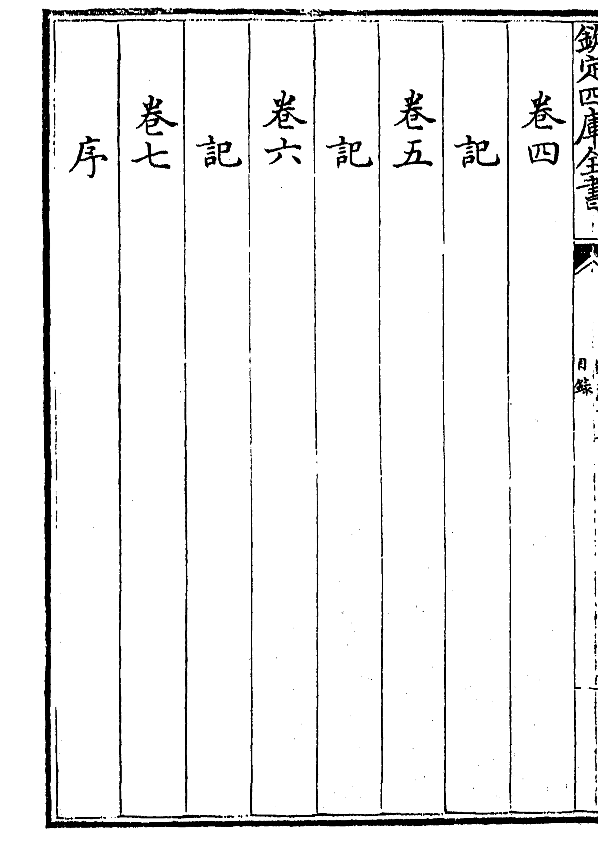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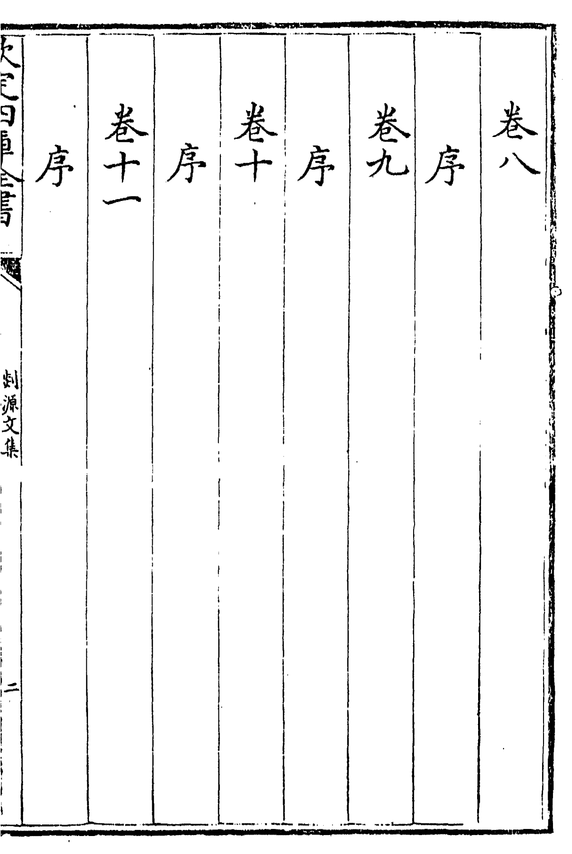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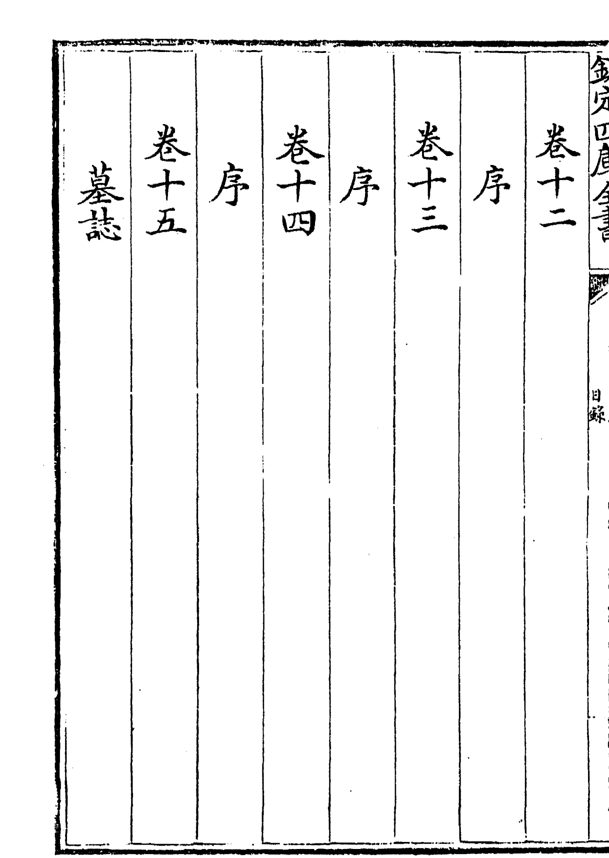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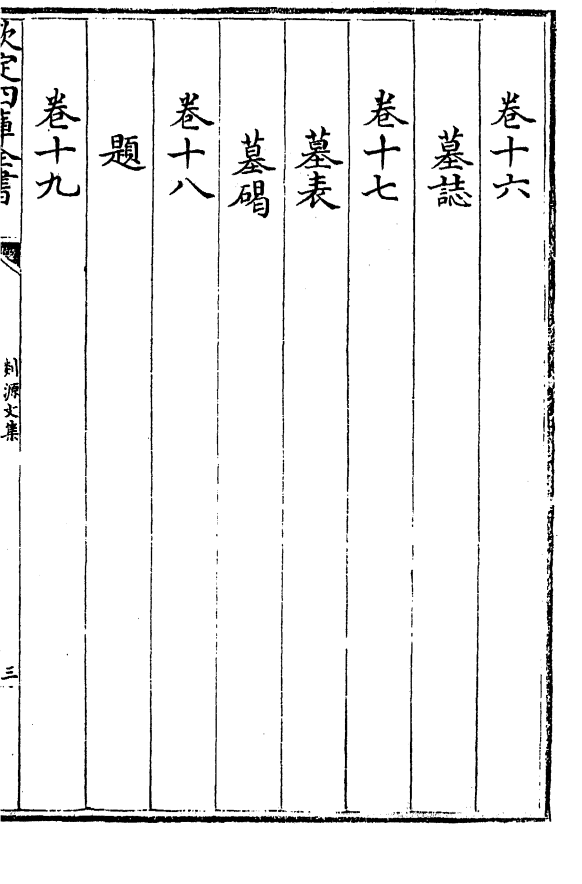
剡源文集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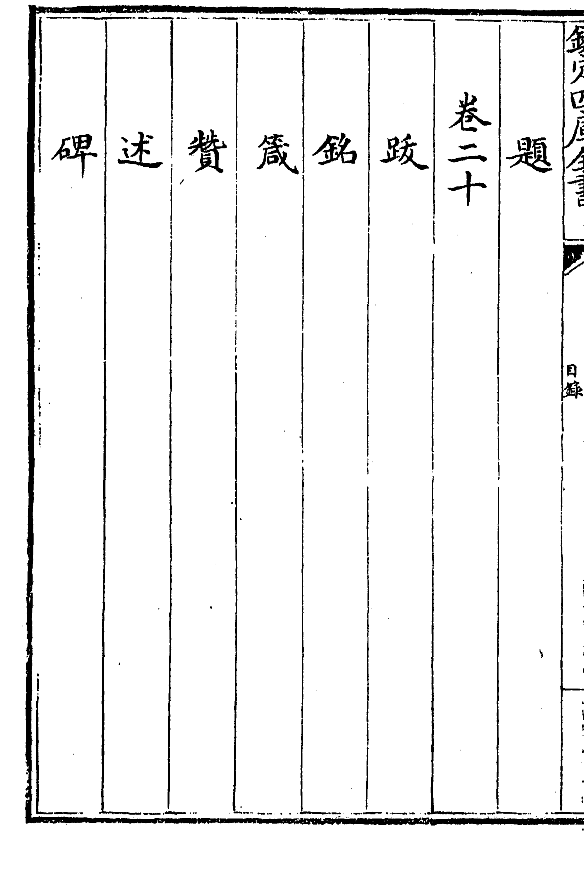
別集類四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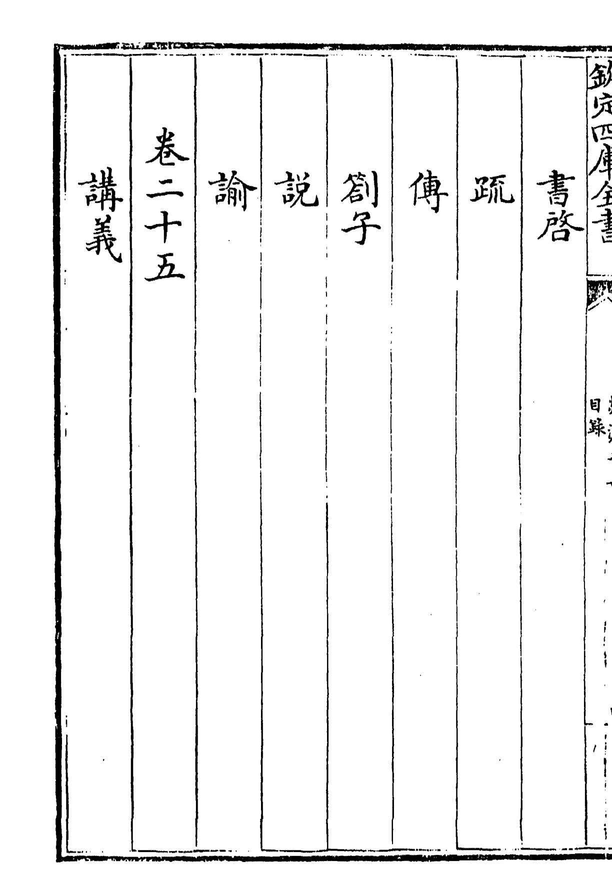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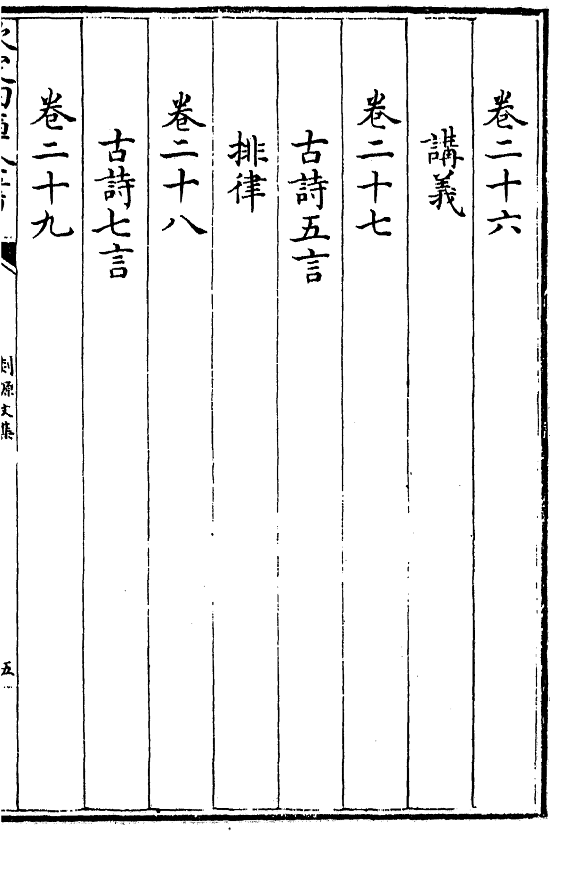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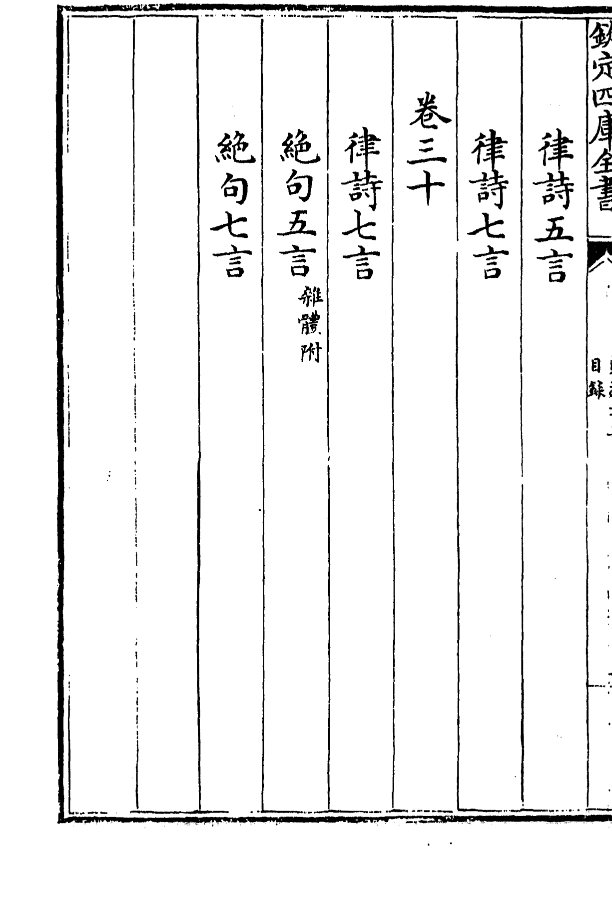












律詩五言

律詩七言

卷三十

律詩七言

絶句五言 雜體附

絶句七言

剡源文集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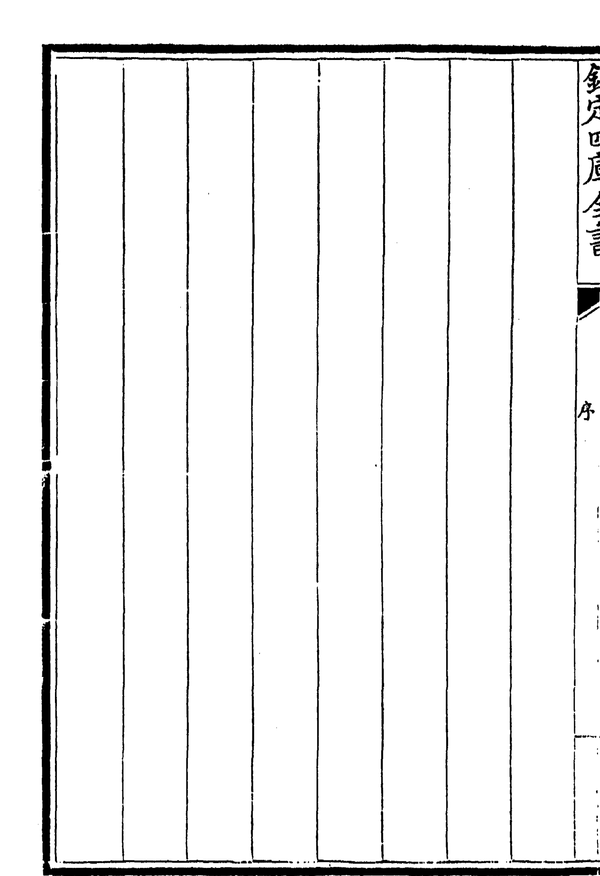
濂嘗學文於黄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為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絶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来上濂始獲而覽焉因而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

夫視應用為急俳偕以為體偶儷以為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櫽括聲律孳孳為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摽掠前修語録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奥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為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

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刋清而不露如青巒出雲姿態横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耶盖先生七歳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内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者薦之起為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

終於家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詞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争相師法故至元大徳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先生無異詞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彚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録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閔者来為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於梓夏君遂以題詞為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惟黄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為序之

如此嗚呼豐城之劒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為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序

剡源文集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𨛲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為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巳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

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内舍辛未春試
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
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
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户部掌
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
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刼之餘衣食殆絶乃始專意
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
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

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徳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輙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剡源文集卷二　　　元　戴表元　撰

記

仁壽殿記代院僕

慶元路奉化縣學仁壽殿成縣尹丁濟以書諗於同知總管府事阮麟翁曰頎有所述麟翁曰嘗學詩而竊聞詩之說曰天下之生未有無本者也萬物本乎天為之子者本乎父母而民本乎君是三者仁之至也而有報

物莫壽乎天天之壽不待物願之而壽也然而孰不願之若人子之壽其父母則苟可以願者無不至矣此報之道也昔者周之始興其詩有七月周之極盛其詩有鳧鷖既醉周至於文武成康而仁其民至矣其民如天如父母以懷之懷之不已則詠歌之詠歌之不已則相與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以壽之此人之情亦報之道也然獨至於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之燕樂天保之歸美則疑若君私仁其臣臣私壽其君而民

無所與久而知之則鹿鳴諸詩之所燕樂者即周之親賢中外諸臣所託命以仁其民者也天保之歸美則諸臣采諸其民而獻之即其平時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而欲以壽其君者也噫乎休哉洪惟皇元繼宋御宇奄有諸夏橐弓偃鉞而天下戢其威蠲征緩獄而天下頌其平惟茲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加無間軒陛故詔書每下斥鹵之氓巖穴之叟投縉植耒驩喜出聽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而麟翁及濟適

於此時分受國邑何榮如之始麟翁佐治宣城濟實為附屬追麟翁之來復相際接誠嘉其廉明肅給之材而出之豈弟樂易庶幾乎知古諸侯之職而無愧於諸侯之所稱說令又因斯民休養之餘力不煩寸符尺箠而斯宮鼎成以彰尊君報本之意麟翁安敢不發揚而褒侈之乎若夫作為一代聲歌以追繼風雅使天子仁聲令聞無疆無極則學館諸生必有美其事者麟翁願竊有俟焉至元壬辰秋七月望

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為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射獻馘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毀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益衰上下始專守夫子遺言以為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明禮樂吾奉化猶為縣也廟學棟宇幾為兵廢襄賁丁公濟来為尹興之縣既升為州相距不十年而垣藩不

修衛防曠空荆蕪被之蹊隧生焉某郡王公某来為守悒然歎曰兹非吾職乎即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役賦板栽均文仞章逢樂輸胥徒雖從不累旬百堵齊立於是增繪象施蔽帷鼓篋之堂嵩呼之殿風雩之亭童衿之舍缺完仆興罅補茅塞闢游有禁觀眺有節偃憩有適瞻展有敬重扃穹屏修衢清浸于于相仍雲行星輝噫乎美哉州之耆老遂相與燕樂而謀勒文以頌公之賢著公之恵余自齠齔實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

鉅公無慮百數皆修衣冠隆閥閱歲時燕毛序坐談古今久近文獻亦或雌黃當世人物孩稺輩立聽不倦歸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猶能縷縷記憶本末如昨日也每課試縣大夫親命題第賞格慈愛教督如子弟及以事相見酬答如客于時風淳氣厚上下情義周洽與前所稱古俗殊為未遠頋孿然眉顏亦復蒼皓猶幸及身為賢侯之旺狎見廟學之興而咏歌德化之成良可自慶因為摭實紀載如右而併綴所聞見一二以勵

吾黨亦務謹重修飭以稱官府見厚之意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冬十一月望

和靖書院記

越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故侍講侍郎和靖先生尹肅公之墓在焉肅公洛人以學行名節為程門高弟閒關載道而南蓋晚年遂寓居越死又葬越越人慕而祠之也宜元貞丙申冬部使者曹南完顏公貞按越有詣門下而言曰越雖山州而多儒先故實屬時興文郡國有

名賢者許即祠建塾微朱文公以蒞仕嚴戴處士王右
軍以隱居皆自教典有如肅公生依死葳於越乃祠而
不塾非闕歟前使者河南狄公嘗草創籌度不果就惟
公圖公聞之興曰豈不在我即屬其事學官學官以聞
於提舉學事以諗於郡若宣慰使以上於省府報下如
請先是議易地於龍瑞宮之傍以為址黄冠師世業也
不便曹南公與郡侯鴻和爾通議躬往相視而得令卜
北山寒南日鑄東樵風逕而西石帆石帆之陰即肅公

之墓罔溪縈環墟聚綿亙越之名跡秦皇酒甕射的玉笥陽明洞天之屬一一在目咸曰蔚乎佳哉議既定里士林發藻泊弟震以地之𠃊近者欣然相成其在民産猶有所礙則郡侯通議公捐俸金厚價買之而址始完乃以大德丁酉季春起工訖明年戊戌仲秋日纔五百有奇鋤荒起廢而成祭室講堂藏修之廬庖湢之舍凡為楹一百有六十祭器昔無所有而新治銅陶土劚竹木製之者為事九十四通塾之址及田土之隷於塾者

為畆二伯其役之速而民不病其勞其費之鉅而士不知所出塾成扁之曰和靖書院而相與伐石願記其始末余惟天下之事雖有皆知其盡善者必人與時相值而始能成古之人賢有道德可師於鄉則死而祭於其社在禮謂之樂祖又凡始立學必求其國之故而祭之以為先聖先師國無其故然後不得已合於鄰爾公之賢其在越也謂之當祭於社謂之當為儒祖茍立學而求其故謂之當為國之先師此事之甚善者也然積之

久而無人為之有為之矣而不能成迨至於今始值曹南公以材御史高選持節而來實廉勁知大體郡倅通議公亦由閩部使者移守至郡寬明有慈愛官師偕孚材良勸趨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皆出而佐謀贊力而終始經營辦治者郡學正王君庭槐是為北岳右丞公諫孫皆非偶然之故也君子嘉其事之成而為越人喜也曰是不可以無記是為記若夫肅公言行出處本末之詳不特越人知之天下學者皆能言之此不著其年八

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記

美化書院記

美化書院以處之縉雲美化鄉得名舊矣當江南初創時宗正寺主簿陳公大猷以名大夫太傅喬公行簡以材宰相相與竭力鼓動絢飾穹碑鉅榜隆棟宏址美化雖在縉雲窮山中一日而名字聞於天下膾炙於縉紳韋布之口然書院立未百年兵燹及之悉化而為蒿萊爐礫問其本末則已無有道之者元貞二年秋九月四

明陳君天益始披綉綬来為山長於是事屬平定前涖是官者薄其地迂廩瘠往往託故不至禮殿六楹孤立風雨中肖象弗建奠謁靡寄饔糧祭器若其他供養居止之須種種匱乏君曰是欲誰諉耶即易瓦補塞修甓窐漏設素王之容倡先賢祠屹門闕翼廟廡秩豆籩諸事既以畧備乃率先置養士田十五畝繼而詢荒覈耗經理而得田及諸儒所助通一頃六十四畝由是春秋之祭費取焉朔望之膳具取焉師長職員之稍給取焉

月有書季有考雍雍于于雲興谷應巖居之吏塗行之子嗟呼歎詫以為不圖荒凉契濶矣而復有歌舞雩觀矍相之圃之感也惟講書之堂以後重未就大德元年冬十二月廉副使貝降公僉事完顏公臨其地嘉前事之有緒而欲雄其成也以屬邑主淮安翟侯翟起望族年方壯有材識尤致意學校事人勸趨之遂增臺門新宮垣至明年十月而堂竟成完顏實始大書美化書院額亦書其堂曰美化堂於戲美化之於縉雲縉雲之於

處視秦漢郡縣鄉遂之所隷屬地不加大也處有學縉雲有學美化復有書院視周人之序而庠庠而塾學不加多也而君子論古常若有餘驗今常若不足要非皆人事之咎勢或有所待焉周法取人用鄉舉里選秦漢以兵以貲以吏至擇經術生猶多本齊魯法之盛衰始有科舉今此事且止士庶幾返本趨實而令宰如翟侯師儒如陳君適皆能效職於下知體要急名教如兩使者能大宣其道於上將見人人閎散黨正不暇書家家

毛伏儒林不勝傳禮俗亟於寰區王風盪乎無垠而美化為之兆矣遂相率礱石聘文願著興作之始以貽永久余不得辭因次第而為之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廣信為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異時中原賢士大夫南徙多僑居焉濟南辛侯幼安居址闕地最勝洪内翰所為記稼軒者也當其時廣信衣冠文獻之聚既名聞四方而嶶國朱文公諸賢實來稼軒相從游甚厚於是鵞湖

東興象麓西起學者隠然視是邦為洙泗闕里矣然稼軒之居未久蕪廢辛氏亦不能有之辛巳歲太守會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訟閲籍則其址為官地明年乃議創築精舍以居生徒纔成夫子燕居及道學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陽李侯雷初至遂始竟堂寢齋廡門臺諸役成而扁其額曰廣信書院甲戌歲春也書院成之二十五年是為大徳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稼軒而棟宇頽敝已甚又五年北譙朱侯霽至展謁見之

作而曰茲復誰諉乎即屬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初書院之為廣信也計屋不啻二百楹浮瓦鋪綴不支風雨及整頓完損迄成堅厦講廬齋房儲倉膳庖會朋之序休客之次通明之牖備禮之器於昔所有必補凡今所無必具植都門繚周墻甃文逕余嘗以暇過趙君罔巒廻環榆柳掩欝長湖寶帶横其前重闗華表翼其後心甚羡之問水堰曰是中可種萬頭魚今以蓄洩水處也問松臺曰是稼軒遺跡舊植栢千株今增之成

林也問桑圃官池曰是稼軒所耕釣今表而出之也問湖上門曰是舊塗自西循湖南東来今始復也問新井曰是舊鑿今得諸涯莽中修浚而汲之非新井也問地廣袤若何曰是西北曠土皆稼軒故物為營卒所侵吾請於官得復而萬户府又約束之使無擾也問土役多寡財計贏縮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此賴郡侯捐俸倡助而諸人相與成之也問餘役尚幾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極使不以滿去將專祠辛侯别置小學作一亭名倚

晴以眺靈山諸峯一亭名魚樂以俯西池一亭名盪鷗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一精舍之在廣信於事未係輕重識者以是覘風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又廢幾何年而僅遇今朱侯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為乎若趙君以一癯儒領空塾能成賢守意興重役其才志彌不可及謹為摭實登載本末於石以勸来者

銀峯義塾記

銀峯義塾者饒徳興余文夫氏之所築也銀峯饒之勝處余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為遊觀憩舍而藏書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可以謂之義矣初文夫之先有以長者稱於鄉嘗求聚遠樓詩於蘇學士文忠文忠復贈之其後有朝散公又得趙丞相忠定題其居之歲寒溪累傳而至曾祖鄉貢公遂用所學教其子遂昌尹以進士科為通儒名大夫是為思齋先生思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門居家註感興詩及

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悉行於世思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於鄉而值舉罷不得盡試文夫濡染家教自其妙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削而成軌性復高爽不動於勢利進取兢兢然惟恐墜思齋基構是懼而銀峰之塾興焉塾既興不遠重江複嶺介友人槖底以謁文於余余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余之所期於文夫則不止於是按塾之名

起於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四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等官自為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為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於門側之室為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興於饒為多士文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於家休之以車輿几席導之以書䇿琴瑟與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擯之祝習之以笙匏俎豆使德聞

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竒英博之士彈冠束帶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況銀峰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遠於耳目間乎余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為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歳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剡源戴表元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司馬温文正公居洛陽以道德文章功業為中原純儒名臣當昇平之時享讌静之福所與遊如文潞公邵堯

夫二程夫子蘇子瞻之徒又皆一時天下妙選而其獨樂園者蕞然在諸豪貴間幾不可比數人以公故亦屢喜遊之竊計洛陽雖名區去之千百年欲復求時遇其人似不可再得公沒未幾何事果有不可言凡昔之王侯將相華榱繡户文軒暢轂絃歌鍾鼓衣冠玉帛相與動心盪目以為承行之娛者舉一轉而為荒蓁茂草獨其山川猶存不過寒螢野兔之往来弔勞窮寂而已而行人過客樵夫里老下及兒童婦女道及洛陽故實則

誦司馬公之徳不衰夫一司馬公生而狀貌無以逾人

雖為相居位之日淺被服清苦無異窮書生不知何以

能得人之歎慕若是然耶大徳丙午歳余過衛君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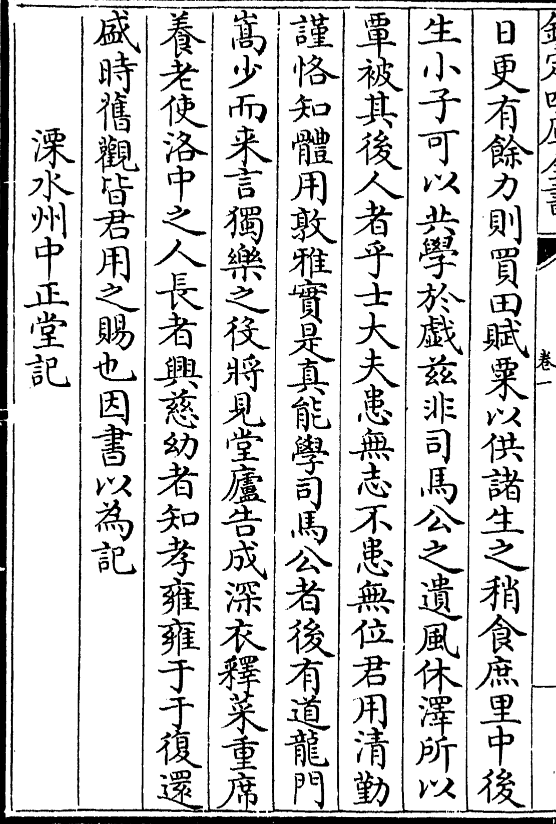
信州幕府君用洛陽人問其故曰洛陽之事則既然矣

抑獨樂園亦不得為司馬物吾圖之百端幸而僅有之

顧吾家自高曾大父以来世世知讀司馬公之書且知

慕公之為人今驅馳北南髪漸種種洛陽之俗猶為近

朴欲以其地為祠塾仍榜曰獨樂以存先賢之化又他



日更有餘力則買田賦粟以供諸生之稍食庶里中後生小子可以共學於戲兹非司馬公之遺風休澤所以覃被其後人者乎士大夫患無志不患無位君用清勤謹恪知體用敦雅實是真能學司馬公者後有道龍門嵩少而来言獨樂之役將見堂廬告成深衣釋菜重席養老使洛中之人長者興慈幼者知孝雍雍于于復還盛時舊觀皆君用之賜也因書以為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中山溧水之望也溧水自為縣時官治常面之以臨民出政其氣勢清嚴秀重與人情相稱愜縣志以為賢宰史侯彌犖之所規搆有正堂琴堂蘭堂諸目相去八九十年仍之以兵單棟宇毀廢縣亦升改為州乃稍别築聽事退食之居而倥偬久不能備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始樽浮費乘餘力創後堂四十楹然後會寮有容休勞有次展遠有眺思深有憇且復置元幕於賓營左挺公廩於吏舍右戒石之隙蔭之古槐門臺

之表飛以麗譙至於秦淮一河油油洋洋與山趨迎絶為州境佳處則新亭俯焉耄倪士庶来游来觀驚嗟歎惜誇未嘗有侯因民之樂既率長佐舉酒樂之總衆役之最題其堂曰中正堂曰吾為吾州求無慙吾中山且不忘史侯舊名也噫今人居一官攬其土之美懼不饜不懼不能稱作事未分寸務求掩前人而專之若鄧侯之顧名思義希賢勵志究然有古君子風度非可以世俗論史侯四明人於余為鄉先生其家世父兄踵台輔

能自立不附麗卒以學行政業著稱於時郭侯治溧水廉而知體慈而守法盖與史侯異代同道盡鍥石為州民紀之俾勿壊

當塗户曹掾續題名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旦暮之憂以為千載之計可以謂之難乎曰難也貢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賤初脱猷畆就禄州縣間視簿書期會非素習其志拘而力窮雖有多能鮮有所作為持之僅三年幸不以罪斥輙

相顧有滿色又暇責其餘哉惟户曹在諸掾中職最優
責最輕意欲最易於上通有才者居焉往往擅一府政
凡始調於吏部率願得之夫其若是宜可以行志而樂
於名高之人乘其少事又置之若不屑然曰吾不過為
歲月回翔而已嗟夫食焉而無愧事焉而求有成自古
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不堪其官反謂官不足充吾
才寧非欺乎上饒楊性叔敏愿而文方盛年已能崛然
取天子科第為當塗户曹之次益以餘力大治其學六

年而後至官至則廣聲颺馳讞議川決前後部使者郡
太守驚其能屬委叢疊君晝坐議舍理案牘夜歸繙讀
書傳其說以為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違儒將
融偏揉異以適於世用是既蛻去州縣之拘勞而復無
樂於名高之累其擇術審而用心宏待已尊而期澤物
也急卓乎有可稱已垂去以故事當題名而舊石久已
滋顱瞻慨歎懼愈久愈失其傳乃為續立石而遣使徵
記於余余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来古文竒字載於

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傳而久者則不頼於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也性叔既身勉之且推此以勵後之人使宦學於斯者皆能内不慚於心外不慚於政上不慚於君下不慚於民近不慚於朋友逺不慚於簡書雖微此石千載而下固將聞其風而慕焉而况有以詔之乎性叔名應桂令石蓋自授君代者施君有政起書云

奉川驛記

浙江東行數百里將窮而為海也其州曰明州明州之海益東而南行數十里江之支流亦窮而山興焉其為縣曰奉化奉化芭山根江而掖海其形望於明州雖最高而土壤峭瘠津塗阻艱行者病之凡西人之捨水而欲東與東人之辭陸而欲西至者皆失其便故濵浙之塗通置船官騎廐而奉化無有余攷地誌奉化在秦漢前蓋介於百粵甌閩之交當先王統一盛時政役之所不加王人使客之所罕至其館置踈濶非意故略之勢

有不可得而設也然近世事繁難槩於古前為縣者嘗
屢創驛隨作隨廢會有聘問發召期集之事郵傳猝至
則寓諸民廬喧隘擾雜客主交愧焉令令襄貴丁侯濟
之来喟然歎曰是不可久且每至而煩民吾何安焉迺
相土度材得廢址之在官者成屋之甞規為驛者於民
壘之東崇拓而增營之風雨蒿萊之場塵煤螢燐之區
忽焉而垣閣具軒寢立先是主簿李君大用實倡其畫
及是二丞王君澤白君龍志同議諧功用大集計屋之

楹至於百有五十計功至於百八計日至於七十而官
與民俱不知其勞起事於季秋庚戌訖功於仲冬己未
驛成因其故名名之曰奉川曰吾以存國俗名其堂曰
德星曰吾以賓賢德噫嘻美哉於是縣人樂侯之成嘉
侯之勤者相與過余而謀曰茲事子不可以無記余惟
侯之可紀者衆以余之為民於茲邑自侯下車見其當
兵燹之餘日夜與其同僚彌完鈌敗振理頹廢昔之撤
墻夷竈而逋亡者今皆歸尋其廬有居處之樂而侯之

所興築若廟學亭治賦鹺之局禜社之壇廠獄之户諸如此類何可枚數而専美一驛乎哉顧侯之通明廉愛無一役不矜乎民凡以圖久安而除其數害有古循良吏之風則吾父兄子弟宜不可泯滅不著夫紀當世賢大夫之功行而推考其里俗山川風土之盛衰興廢此儒者之職也余不敢辭遂以為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古之君子先民之勞而後逸其躬故雖不急於崇繕修

美居處至於政成力暇因人情而興公役賢者亦有取焉越三江鹽場官舍歲久廢壞前任事者謾不屑意元貞十年場之長官改陞司令爵在七品而大梁曹侯自公府高選實來為之鹽法繁壅户額等第不可均民無完心侯至覈楞實酌强耗推籍土業高下宜增而增宜縮而縮不旬月逋流還歸盜販清息昔之焦熬憔悴晨旴嚻嚻而莫之給者一鞭不施談笑辦集官吏坐曹而相慶父老擁坐而交賀於是鋤荒剗汙鳩堅覓良於聽

事故址新宴遊憩息之室以人人計者三十有竒使客有歸節將迎也僚史有聚協官守也輸納有藏謹賦計也臨涖有容嚴發召也觀眺有娱宣儆勤也總室之大有堂因舊而扁之曰清安嗟乎今人之材有悉其聰明敏決僅周於簿書箠楚而不暇乎他營若古之運甓者亦有風神髙曠視吏事不足浼我而寄託於耳目心體偃仰之樂若拄笏西山之為者此其道皆有所缺若佚之精粗不遺清恪兼至進盡奉職之能退全養志之適

役之不戚而政足以成物勞之不私而仁足以託後盖非謭儒健吏所可窺識人𧮪三江来頗能談侯隆寒溽暑躬造場亭家撫户諭餱糧不屬至自備饔糜以濟其饑之秋賦足置公堂上坐飲賞賜之人人得其驩其戲賦者拱手跪膝使之自悔余聞近民吏有父母之親師保之教寧非是耶侯名實字秀實前歷江西行中書省掾和州經歷皆有政績可紀通文學其材方鄉用於時官且滿士民感咽填訴持其車不聽去而相率来請於

前進士剡源戴表元顧書其事於石以著永遠不忘侯德且勸後之為是官者遂不辭而為之記大德三年歲在己亥春正月望日記

臨池亭記

臨池亭者山陰右軍祠塾之别築也祠塾始自部使者東平王公侯按郡乘所載蘭亭舊跡以全氏廬為之官為置塾長聚生徒講學其中及是十年而東楚湯君垕實来既大出義理之學教塾徒餘暇廵行卭壑周視垣

宇慨焉有興弊飾陋之意廼先修右軍祠增繪象設龕

几凡所以展奉嚴事之具必與禮稱地迫山麓遇風雨

湍決則水流堂間為甃石渠以疏其餘有好事者蓄石

本蘭亭序甚善幸見與因併刻諸詩曁傳文之類分置

兩壁塾事幾略振矣惟墨池之在江南往往而有此正

永和修禊處反闕不具遂捐俸倡率諸生又亟謀於時

僚之賢而文者東平彭郎中榮祖若右軍之遠孫易簡

潤之等志諧力均爰相爰鑿於是就面勢之宜得池於

塾西而翼之以兹亭亭成伐石請誌其事余惟古之名人能以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於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令右軍書擅天下學士大夫極力模楷之幸且有得莫不脩然内暢以為清脩妙解雖連城之富三公之貴有不與易而是邦之山川形勢前後名馳勢驅計不知凡幾何車轍馬跡獨右軍遺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摩動盪於翰墨之外此臨池之所以為美也湯君年方富尊賢好古能行其家學居職不以營升斗

苟歲月為事志於興文美俗又方謀增置田租以完教養其事可書者未艾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仲夏既望戴表元謹記

寒光亭記

寒光亭在溧陽州西五十里梁城湖上亭之下為寺曰白龍歲月湮漫不知興創之所由始宋元豐間重脩塔記稱父老相傳已七百載則沿而至今可知其久也東閩浙西淮襄宦客遊人之所必至至必有歌詩咏歎以

發寒光之美無虛覽者張安國趙南仲吴毅父雄詞健墨最為人所推重而棟宇垂廢不足以相暎發州有進士湯君以文辭為之徼施於江湖之往来值一二名公卿喜之亭得改立如此十年又廢大徳辛丑春進士君之諸孫實来相游尋顧瞻徘徊則昔之華榱畫檻惟荒榛存焉喟然曰兹亭之興吾祖固有力今安得隳其勤傾貲庀工亭又加葺既又捐田白龍以為修葺之助功完事具寺僧乃為進士君置祠而来徵記於余人嘗言

江南佳山川造物者靳畀於人而惟僧佛者可以得而居之是盖不然人之獲如此意者孰加於王侯將相彼其占形勝營園池斥臺榭徒欲樂於其身有餘丐及於賓游僮伎僧佛之樂常顧與人同之故人之從之材者不吝於言仁者不吝於財無怪也此非惟有數而用心之公私廣狹吾徒有愧焉者多矣豈止於係一亭之興廢而已哉進士君諸孫曰德裕曰佑孫寺僧曰祖慧余剡源戴表元十年丙午季秋二十六日記

耿氏時思亭記

鄆耿子都之先墓在泰山東汶水上子都既出仕游四方而心懸懸不能忘也一日以諗余曰吾家縣高曾以来怵於兵顛兆域雖存而榛蕪莽然樵芻往来蓋嘗與宗黨謀築一亭以為展省之地而名曰時思子幸為我記之何如余惟子都之不忘其親而思之於義既得而於名既稱而其禮不可以不知也人子之於親苟欲盡其情何有紀極先王每為之節使弱者可及而强者不

能過如死之戚如狂如迷如逃亡無所歸比既葬而虞而卒哭而祥而禫遂返服復寢而哀散矣至於葬也所以掩藏而安之而不敢脩不敢易且不敢瀆而祭也然此猶論其近親愈遠者祧愈嚴服愈降者諱愈略故無見於目者無想於心先王懼其然於忌日也以為終身之喪而春秋時祀如見之於齋君子之不忘其親而思之其慎諸此而幾矣抑余於子都有思其大者焉耿故大宗而鄆齊魯儒府也耿自得姓以至子都凡幾世世

凡幾兵兵而得完者幾家家完而得衣冠登仕籍者幾人同枝而獨榮氣必有所鍾同源而獨清流必有所渫子都於此時時而思之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為人長則思慈他日功成名遂行髙爵尊懐章而歸故鄉下車而入里門父兄子弟燕毛慶飲姻游隣舊牲牢迎勞然後除道拜塚燎炇告恩虎羊蹲前冠劒立後使士大夫往来山東而道茲亭之下者瞻阡名而致肅讀題表而太息將見儒林榮之鄉評稱之曰噫嘻耿氏門

幸哉有後如此不亦美乎子都爽然而覺欣然而諭曰吾雖初願不至於是是子之言不敢辭因書以為記

喬木亭記

喬木亭在清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清河籍西秦其先世忠烈王嘗以功開國於循而邸於杭子孫五世而所居邸之坊至今稱清河焉余兒童遊杭見清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騶蓋填擁歲時會合鳴鐘鼉笙絲磬筑相讌樂飛樓疊榭東西跨構纍纍然無閒壤豈惟清河

雖它貴族盖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来杭覩宫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亦皆湮微播徙殆盡而惟清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喬木亭而喜之風煙蔽遮林樾清湊美乎哉其可以庶幾古之故國喬木者乎主人對余而歎曰嗟乎吾喬木乎是亭者幾不為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於忠烈之家自吾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禄當其時出而逸遊入而恬居耳目之於靡曼妖治心體之於芬華安燕固未嘗知有喬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

寒暑饑渴之患吾之處世不待勸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復疇昔之髣髴不可得時時無以寄吾足騁吾心則瞰好風景佳時取古聖賢之遺言就喬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境之可以舒吾憂也為之徘徊為之偃息為之流連不忍舍去故倦則倚喬木而憩悶則扣喬木而歌沐則晞髮於喬木之風卧則曲肱於喬木之陰行止坐卧起居動静無一事不與喬木相爾汝盖吾昔也無求

於喬木而今者知喬木之不可一日與吾踈也吾是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驚喜昔人有欲存謝公宅者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託數畒之宅李衛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夫勲名世禄之家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子孫又不能存而使他人存之今清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修存其先業至於皆仆而獨完幾棄而復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光於前真美乎哉於是張君止歎而作洗

酌而謝曰非君吾亦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盍書其詞於吾亭以自勸且亦勸後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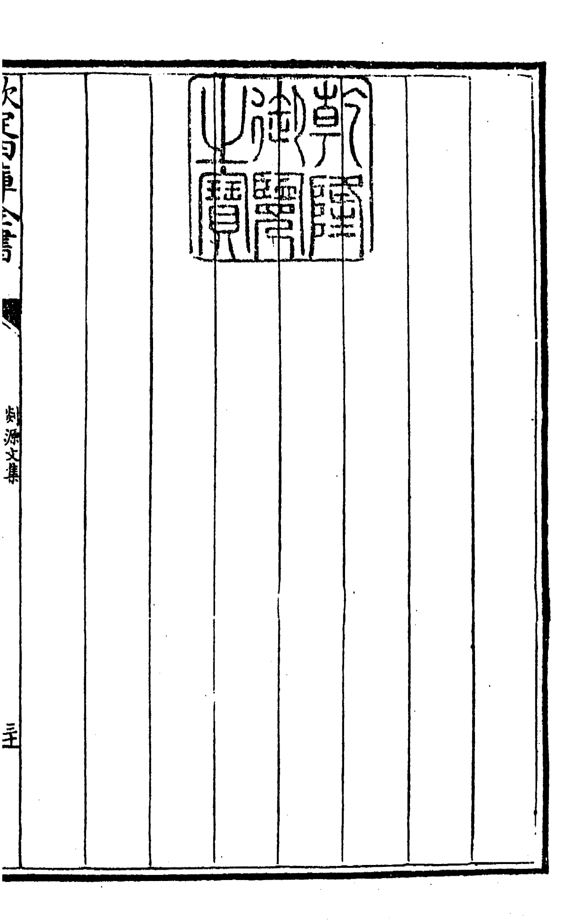
紫芝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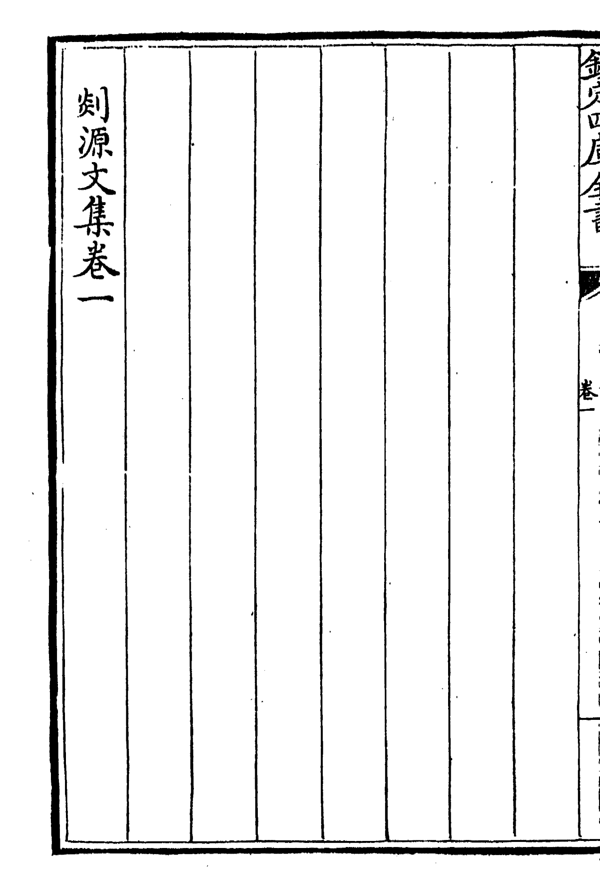
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隐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大德庚子歲秋月紫芝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驩傳奔覩驚未嘗有集賢君既喜而以名其亭而来諗於剡源戴表元曰顧有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所生草木之華實一一皆有益於人惟芝之為物疑若世外無用

之寶可以為祥瑞頌詠而不係於朝暮之所採擷寒暑之所服襲又芝為種不一色亦異産往陶隱君葛稚川之徒皆嘗以載之圖籙登之藥餌然富貴而好者力求有不能即獲獲之而疑者輙不敢服則名字徒存不過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紫在其類中差可致服之可不必疑其即之郁而柔葳之忍而堅近於有德君子故自秦漢間隐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為高唐士大夫如元魯山字之以為賢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為瑞蓋異世

而同賞不相謀而相恊也雖然余於集賢君有所賛焉集賢本承平故家以英才俊氣清識雅藝為世所不捨入儀館閣出坐方岳五轉而来攝領東南之庠校天下士被其欬唾者嘘為祥風飲其膏沐者潤為榮河顧何所不可得乃方披棧枅發蒙翳求一丘一壑如將老焉是當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嘗不似商山翁既出而不難於隱也道未嘗不若元魯山且其實不傷竊華不病罵名生於無用而愛縁於不切人之役之勞固多

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如娛其幽爵而慰其晚暮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竒甚山逆溪迴遡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土為之不壙暴物為之不疵癘竊意山之綿絡附麗靈根異蘖如是芝者尚衆旦夕從君游取龍洞泉蕩滌腸胃塵垢然後庶幾一遇道家所稱胡麻石髓之類仍用餐芝法雜鍊之遂成二老優游往来永無饑渴聊以燕樂聊以引逸不亦可乎其歲冬十二月朔日記


乾隆御覽之寶



剡源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剡源文集卷二

元 戴表元 撰

記

遺安堂記

辛卯之春余遇淦陽馬徳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徳昌以臺僚銜命發粟賑饑所至州縣吏負弩矢郊迎先驅候官鶩塗廐師秣騎徳昌巾褐坐治事聲華藉甚余深歎羡以為大丈夫如用於世固當如此矣一日少

閒愀然謂余曰吾無樂於是吾家故農夫聚族滏陽世
世以耕田讀書為樂無肯去鄉井者至今大木累十圍
纍纍然馬氏族葬處也自吾先大夫常遇一隱君子教
之曰子異日必不免仕吾見世人仕者多貪子能不貪
而有以及物即甚善先大夫異其不凡也既而果不免
一出為州典藏尋棄歸享上壽浮沉以終先大夫性本
廉在官以事活百千人亦如其所云既歸築一堂用龎
德公語名之以遺安曰我不免於隱君子之言若吾子

孫自當如我志也洎吾之身與吾昆弟則皆不得如先大夫之言浮家南来驅馳霜露衝冐暑潦所樂能幾何孰與吾滏陽田里間歲時豚酒相徵逐臨流坐樹歌呼散步之為快哉且先大夫遺吾以安吾廉吾勤吾慈吾儉吾不敢慚吾先庶幾不辱先大夫之力至於吾心其何以安乎余聞之為之肅襟正容三抑氣然後敢復語夫德昌之所以賢與其先大夫之賢豈非古所謂君子人哉盖自井法廢而士始不安於耕居畎畒者不談說

游宦則迫於賦稅征戰周衰已然矧於今日吾見草野書生朝乘高軒而暮恥其故居不可旋馬行遇父兄時常所往来有厭然之色語以龎德公事不可入於心況又使聞禹稷伊吕之風哉今吾德昌家世儒學潜光樸質蓄止不洩至於賢父子再世始聞於時如蟄震遇啓隱璞遭識聲明潤澤宜有不得而蔽者而方謙冲掩抑欲尋龎德公隱語求安田里豈不高哉雖然德公之道狹矣古之君子不皆以不仕然後為安而德公鄙朴過

當規規計較於人已禍福之間其達纔勝於當時愚者而已然自其子姪如士元輩已不用其語若德昌父子之道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德昌年方盛仕方始當世決未見捨他日功成而歸杖行几坐洋洋乎以詩書禮讓益厲其家又以化其鄉人使滏陽之俗農於郊者見其遜耕而敬饁也儒於庠者見其睦婣可書而秀孝可舉也當是時馬氏之道其及物為何如而視龎氏為何如哉夫及物廣者天之報之亦廣然則馬氏之安非人

遺之天亦遺之矣德昌曰不敢知不敢知抑或然者先大夫之慶也子併為我記之

秀野堂記

宣之北為淮其土氣雄深曠寛故其人悃愨力勤而趨本南為浙其土氣清妍沃溽故其人開朗多聞而好禮宣人介而中居隨其性之所欲而遷焉其南漪湖盤涵宣傍數州而宣占什七宣之鎮山曰麻姑山其上游岡林蔽遮雲物噴吐隆隆然自成一島嶼而岸湖之州地

偏埶隅不立庇置非富賈貴官之所趨走淮浙之氣兩無所入靖康中武德貢大夫官蒲城始来居湖之陽幾二百年而大夫之子孫皆以文學薦舉顯聞於時有名松者與余同咸淳太學其父漕貢公吉德君子也與其族連甍接居衣冠棟宇歲增日益幾無虛壤德祐之儆舊物罄盡而最西一堂與附園諸亭獨完焉兹非昔人所謂瑞室者耶乃葺而自居取大蘇公獨樂詩名之以秀野而新築先世所卜以芘諸子又搠別館以儲美書

延碩師致嘉客於是居者如趨萬石之庭游者如造鄭莊之門余丙申歲亦嘗道南澗登秀野之堂而觴詠於其中名臺美植曲欄文甃一一如意而麻姑之支峰離羣偃行與湖相須駐伏堂背畝種之田曲尺之流縈紆迴環信乎其為秀而野也越三年公来請記余惟人性之感於清妍沃溽而開朗者近於秀感於雄深曠寛而悃愊者近於野二者可相蕪而不可以相勝昔者仲尼憂秀而不實亦不以野而勝文為美今夫南澗之在穹

壤間不知幾千百年始得貢大夫居之大夫又二百年始得公父子文學而顯至於廢興絶續之際天又瑞其所居以開之是皆有數然公方敦飭其家清修篤守徐行儉取若恐傷先世二百年忠厚之積是不獨為淮浙偏氣所勝而能兼有其美貢氏南滸之澤吾見其未可涯也遂為推述大畧併地乘世本書之庶幾後人知作堂之始

清華堂記

奉化萬竹董氏以衣冠文雅為吾州甲族其枝葉散布江浙間者為名卿材大夫不一而萬竹故家獨守恬素輕進取有處士之風焉余嘗過而愛之有彦受者於子弟愿甚而台寧海俞出也余與俞世舊尤愛之於是彦受將築讀書之堂於所居之東而成請名於余余取文選語名之清華而告之曰子亦知夫水與木乎水之涵涵而来若是之清而不汙者豈非崇岡激之巨石梗之疏治之不已而致然乎林木之蒼然其蔚鬱蒨絢於春

陽時雨若是之可悅者豈非以前日之凝冬沍寒鬱薄之久而能堅其華乎是不難喻也今子之質甚良而資甚裕良則不煩裕則不勞不煩不勞則不知所苦而懈於學吾固願子激梗之以崇岡巨石鬱薄之以凝冬沍寒使清者益踈而深華者益成而堅不亦可乎且子之宗不為不清且華矣亢宗之難不如承宗之易進趨之有餘不如恬素之不及子之智似亦足以知之矣以關西之風節而有德祖河東之名德而有子厚非不爽然

起於人意顧去其初則甚逺故不顧子之似之也彦受繼自今問安視膳之暇督耕治事之隙游歌於此臺之上不惟其清華是逺而以其已得者日取古聖賢之言洗濯培壅俟異時學成而材立交廣而名暢然後不得已而用則用於世為髙流不得已而處則處於家為隆棟余之所愛於彦受庸有既耶

質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嚚居長而浪遊老而羇棲獨常常以為

異時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為斯言憧憧然往来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禄以至危於道路使但為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携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修潔雞犬驩睦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羡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已長

大生平婚嫁漸就清簡發槖中裝舟車薪米傭賃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為陸賈分金則不給以為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専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劵而使之自食煩鄰於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閣岩堯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煙雲情貌無不欣合桑麻徑術禾麥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歎曰先生之志則少遂矣抑欲以質野自晦而未忘於名

也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川草木蟲魚之為物乎物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黄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属能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托於山川羣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為居游頠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晩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譏乎客聞而愈笑先生亦笑因復自名為質野翁以記其辭於質野堂

云

愛蓮堂記

物之無情莫如草木然至其發於形動於氣而隨人之順逆以為禎祥妖孽昭然有不可掩亦猶人之一身其行事和平樂易耶則遇其境無非芝蘭玉樹乖剌齟齬耶則遇其境無非蓬茨荆棘昔者子思之中庸言善不善之先知以為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而商書之陳天命謂之賁若草木皆其證也相臺唐伯榮所居錢塘東之

圃有池焉植蓮其中歲己亥孟秋既望其蓮生一莖雙葩圃人以瑞告錢塘好事者則既繪為圖畫以相傳誇說交游士大夫則且將作為歌詩以相稱詡讚羡伯榮伯榮於是取周元公語名其並池之堂曰愛蓮而屬前進士剡源戴表元曰盍有記初伯榮盛年懷牒而南嘗仕矣馳驅未幾何有浩然之志乃移其材謀之可辦於疏煩剸劇者經營池臺位置花石費不傷煩清不苦寂值佳風晴日體中欣暢即扶籐而遊班荆而休自有道

者窺其微固以為不減千户侯樂至是雙蓮生若造物嘉其安恬而設幻以娛之者伯榮曰吾則何敢居之或者吾唐氏之先世遺澤鬱積盤薄之久而將發其祥乎蓋當是時伯榮之伯氏在海鹽通守叔氏在南昌試宰皆秩滿將至而伯榮之子居安適用中朝官薦通籍翰苑一門内外前後朱紫歲時會集左羔右鴈榮名貴禄殆與是花相須而至是誠可為傳誇讚羡者也然有一焉蓮之徳元公以配君子君子者之居於世以孝友為

根株貞恪為附蒂材敏為條蔓詞章學問為枝葉花藻能是矣視浮名外物之去来如暄凉榮悴之制於天培覆壽夭之存於人者吾所不顧而要其定焉彼亦不能違也伯榮兄弟居家有睦行涖官有能績蓄竒書致名士彬彬然興於文學是能備君子之德而知所以居其祥矣故為之記

廣心堂記

鄞剡之交有塢曰滙溪其傍之山層盤陡矗悍急而無

停坡其水舂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滙獨近乎儒者祥卿之居則襟靈發舒瞻眺展聳祥卿遂題堂之榜曰廣心意以為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奇之余獨晚而知之葢山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為心有百里數十里纔一止而為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即止而為心者亦有十里五里止之少而為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之偏全若水則惟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山偏而偏今夫滙溪是當鄞剡數

十百里之中為山之適止埶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滙溪之中為止之又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卿豈偶然得而居之哉余試與祥卿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懽而遊望其東之諸峯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咏之迹班班具在至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林窈洞則從劉罡夫婦晉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道烟雲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關斷棧巉嶢啼鳥噪固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絲竹之窟穴而其北

之陰嵐海氣噴薄杳靄猶庶幾齊魯閒安期生鴟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游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形神炎炎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懷絶識之士揮而却之如棄涕唾想其靈臺太宇池融淵净略無絲毫畦畛邊幅傳不云乎得其大體為大人得其小體為小人夫人之所具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相遠者豈亦以其心耶吾觀祥卿天資瀟洒門不輟客軒騎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進産待窮交不改愛自盛年懷儒

官之牒不求調授子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真能為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慙色矣故為之記

居清堂記

自余歸榆林交游益離有故人子單允涵来輙客窮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據爐隱几席笠蓑薪庋庨岸接䍦而哦之以為樂一日得東漢仲長統傳至欲卜居清曠之說欣然會心允涵曰若曠吾則不能

抑願得清者居焉其庶乎因歸而名其廬曰居清之堂蓋允涵家世儒窶自先君子以觚槧為資積俸錢餽粟之入稍歸山中增畬廣室閭師里胥已從而指目其後故但有慕乎清以為飲食取給而不求豐餘起居取適而不至縱逸浮沉以玩世優游以畢齒而不翅志願足矣噫嘻嗟夫如允涵之謀與仲長公之所歎羨大略自無以相遠誠或偶而得之豈不甚幸而人事容有不應然者夫既以其身得脫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

林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僮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佚羔豚魚果酒醪肴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闈無恙妻孥恬適詩書道德談咏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無之安而神仙棲遯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且夫清之為道尤難於言雞鳴而起令耳目口體百為與物營營然交鬭回念清夜之所存有能持而澄之雖塵埃滿頭泥淖沒膝吾視之如玉雪不然名利一不酬其心言動無以資諸人縱復朝餐

沆瀣暮飲滄浪腸胃間祇益穢濁可醜耳故仲長公風裁雖高當其往来輾轉青徐并冀之郊談王說伯何所不有晩詣鄴臺不免參預曹公父子機事塵勞如此所謂平林高臺彈琴諷詩之趣度不過夢想及之而已然遺言洒落初不失為佳士今吾允涵居有圖史之娛出無簡書之憂閉門奉養仰力於農圃登山遊眺雜坐於漁牧為之不止將天機日深世累日遠而猶懼不足於清何耶天惟清故能藏光景神變化海惟清故能容蛟

龍興寶藏古之君子至清如伯夷方能與人無怨其次黄叔度陳太丘諸人近於無威而物畏不言而教行又其次方至仲長公輩俟他日閒暇别為允涵言之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余興時聞越中士大夫名其居之堂有不礙雲山之號者心誠歆賞之以為山川信佳亦必有佳主人而後當之余安能如王謝諸人遂命車開道逕往而從遊其間乎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於鄞與之言則堂孔晨物

也在上虞之雪岑青山白雲菴之傍聞其名益佳余所居剡源諸山與上虞相犬牙孔晨雖貧而高爽好事喜客約孔晨歲時間意到輙訪之孔晨愀然曰噫此吾先君子南墅翁之所名也蓋先君少而屢居倚屢有南山於屢中瞻眺為最勝嘗曰是若造物驅設以樂我者吾既取以名吾墅矣倘幸而營一堂以居因其面勢名之以不礙雲山為宜當是時天下名卿以權柄意氣得士如江東二吳趙信公李制置曾伯皆嘗聘翁入幕則皆

致資合力成翁之志臺閣以文字知名如木石先生尤
端明故參預姚君希得則各書四大字顔揭翁堂顔以
為之扁江湖騷人過客𢧐復古翁賓賜髙髯之徒則落
堂之成往来題詩几壁以相讃慶然堂雖落成翁未嘗
即居之凡再上襄再度嶺辛勤三十年堂雖大成而翁
倦游老矣甲戌之事遂不可言又一年上虞㷉獨此堂
者巋然榛櫟中吾兄弟不能寂而居也於是乎有雪岑
之築雪岑在村郊空曠間名之以不礙雲山為尤宜故

姚扁吾存之尤扁吾弟存之雖非先翁之居而先翁之意也始余忻然奇孔晨我輩士耳及狎閒孔晨言徘徊重有感焉夫物之資於人可以相娛而不可以相勝功名富貴之人一日而無所為則其心不樂日無以預乎煙雲卭壑之事而其力嘗足以兼之層臺疊館翠比朱連土石疲乎鍬鑿林塭奪乎綺縠以至禽蟲草木之情震揺於歌鐘輿隷之役而皆失其素故雖雲山在前目不得舒心不暇領則物有以礙之也今夫越中固侯王

之窟宅而山川之領袖前乎此時自非以文章氣業相求誰復有過上虞而問南墅翁之居者歲月幾時陵移谷遷彼雄豪什百千萬於我者忽焉不知踪跡之所在而陳氏雲山故存求之南山則不礙於南山求之雪岑則不礙於雪岑不惟閱廢興通喧寂空之而愈存散之而皆足而一門父子兄弟前芭後映東攬西襲若雲山獨於陳氏有情者佳哉佳哉南墅翁於余前後輩余在金陵適嘗識翁鬚鬢眉雪白顴頰丹潤每侍坐留飲必至

夜分目光炯然談天下事數千百言不倦畧無老人衰颯之氣孔晨兄弟真能從容釀酒作雪岑佳主人令余忘醉歌以附於父黨翁高吾家復古之後南墅翁閒之亦當為雲山助喜矣

水心雲意樓記

潯安胡天放嘗為余言黄灘之美也曰黄灘南於潯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巖林澗壑之所縈盤風烟魚鳥之所湊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

公既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時念念不忘黄灘焉迨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遊宦為樂雖西塘闤闠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黄灘乎邇来名宦事息邑墟於兵廬燬於火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既披荆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黄灘之上取杜子美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為我記之余聞而嘆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黄灘信美矣而何以有取於水與雲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

得之以為心雲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為意及乎淵停坎蓄風起雨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藐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起而噓之隘深而莫辭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歆艶愛悅者莫如名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途僮妓笑歌於館榭清人之突未黔邸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為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

色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夫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畎畒榮於禄食徒步安於騶御禽蟲之歌吟不偸於鐘鼓之考擊卭原之陟降不煩於箠楚之奔走子朝出而游於黄灘黄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黄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暮歸而休乎兹樓黄灘之寸妍尺媚將縱横自獻於几席之下此如瞑雲歸山冬潦返宅雖欲不静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王維盧鴻例圖黄灘以見寄天放善為

詩凡與天放遊者登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濱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屢屢為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決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髣髴或因而起興得附題於諸君登樓之什又不鄙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於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為三司史掾意氣雄豪每晨出則載筆牘與其長廷爭是

非一語不合輙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為快軒騎所過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千百年古鼎彝器陳諸階除摉抉斷文廢欵若明日急有所須而為之者門無褻賓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悅余雖齷齪驟見伯幾如此真以為世外奇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来名字黯然無聞問之云伯幾比来懶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一室名曰困學之齋將收

放心而求寡過焉余聞之嘆曰嘻乎世有如伯幾之材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為奇士諸葛孔明高節不仕諸侯一出成鼎足之業其終身本志乃云抱耒躬耕作南陽田舍翁耳嵇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冶鍛之樂彼其雍容揖讓進退翛然豈無學人所為哉今吾伯幾推而進諸嵇葛之儔固所未遜其屈折就此殆似為世故所困耳夫困道尚多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止萬萬就其所好雖賢而

未免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渻子之木雞亢桑畏壘之說豈不為學之愈成哉於是知伯幾者皆曰子之言於伯幾為宜盍以為困學之記是為記

清容齋記

鄞袁生養直既規寢旁為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曰吾慕東郭順子之為人而云耳其所從遊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為友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以為之銘而書來剡源願有記夫東郭順子載於莊周其事他無

所從質然如其言則天下有道之士也若夫孟子之於
夷惠也余嘗疑之夫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人而至於無怨其和孰加焉彼孑孑然輕一夫之死
以與八百諸侯之伐君者異論在周人以為矯在商人
未嘗不謂之當然也而孟子則曰衣冠不正望望然去
之由其道者將入於隘夫無怨者固教人隘也哉柳下
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夫子稱之曰行中慮言中倫世有言行中倫

慮而為不恭之和者乎盖夫子沒而學者傳其舊聞微異矣今夫衣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焉已乃有所不慊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係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明者可鑒毛髪其為清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清焉茍為能

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清之不止滞者盡清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焉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焉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人之道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矣何羨於東郭子者而滞然學之哉若余之愚偶幸竊聞之而未追學也且將求人之未暇其何足以進生乎以生之勤也姑次第其詞以附於劉君之末

養心齋記

史文靖公之孫曰景文其居第在東湖之上間亦往来州城與余相從數數相善也景文宰相家而余癯然書生聲欬不相敵然每過余傾意氣與語有移刻不厭倦及見余披繙簡編塗竄鉛墨喜而從旁歎羨若以為不可及昔魏公子之於侯生隂將軍之於井大春風度不亦若是然哉嘗闢一燕居之齋名之曰養心而求記於余曰吾觀世之人好役其材與智者何其愚乎吾年非高力非弱然而能厭之顧歸而少休焉將求為子之學

者與之朝游夕居讀書以寡過教子以供老吾志足矣
余謙謝久之則復之曰賢哉景文亦知景文之先所以
居東湖者乎盖夫東湖窮海之僻壤而會稽下邑之荒
聚也其始不過為農樵漁牧之居君之高曾擇澳而潛
焉老者知慈少者興孝其俗幾少變而善矣無幾時而
絃歌鳴焉衣冠翔焉而東湖為文物之區矣又無幾時
而高車駟馬之所奔驅朱門甲第之所照映騶官僕從
填塞往来笙鐘歌舞喧咽擁沸而東湖之富麗通於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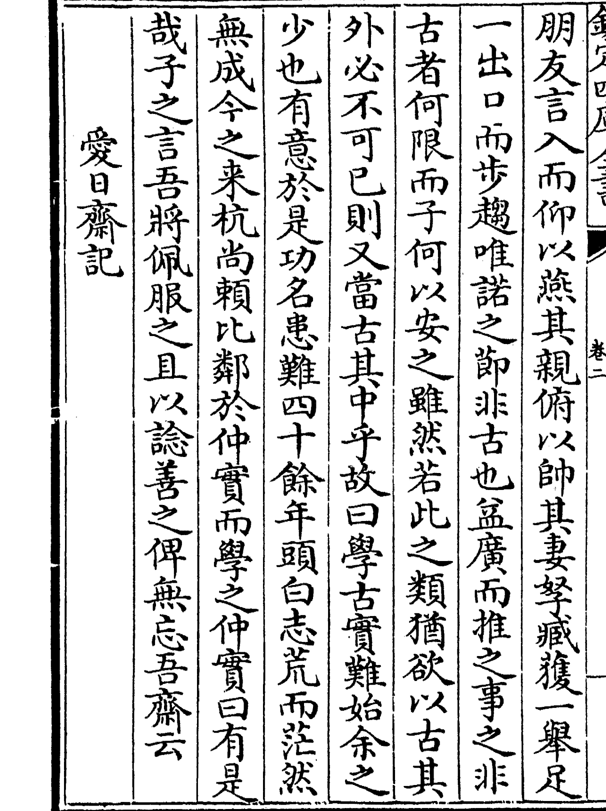
都會府矣夫物氣過泄者則當少息人文太盛者則將反本今之東湖亦可以少還其初乎景文歸而力踐其言使山川草木復得涵渟緼實以自致於君且余聞之采色養目目昏鄭衛養耳耳聾滋味服御養口體體衰惟以學問養心者無憂而常安無欲而常貴景文歸而規其名盍思其義乎哉景文曰唯唯遂書之以為記

學古齋記

三吳之州莫大於杭其地山穠水妍其人機慧踈秀而

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娛樂而多驅馳通衢廣陌行如附車輪而與之上下坐如聞江潮澎湃之聲竊意雖有董仲舒揚子雲難於攻苦寂寞而守其淵深之思焉州域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入其門庭除静脩草樹深欝儼然山人處士之宅先是巴西鄧善之與仲實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題其扁曰學古齋相與讀書玩義理於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以藝選召且由此而進為於時仲實曰我則不能吾家有垂白之二親貧無

以奉魚藿重使之疲勞道途則奪其便且吾非矯名者萬一常調得一郡博士給數斛米充養具亦足矣何用是紛紛為哉於是學古齋仲實獨居而有之余聞仲實子之安恬悃愨言真而志儉既過他人遠甚抑學古實難子之道將何先今且由子之學於是齋者言之子早起而盥沐巾櫛焚香而振冊則冠服鼎彝簡編字畫非古也饑食而渴飲寒裘而暑葛與夫賓客祭祀之交接其禮文器物制度非古也廣而推之出而與宗族姻戚



朋友言入而仰以燕其親俯以帥其妻孥臧獲一舉足一出口而步趨唯諾之節非古也益廣而推之事之非古者何限而子何以安之雖然若此之類猶欲以古其外必不可已則又當古其中乎故曰學古實難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功名患難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茫然無成今之來杭尚賴比鄰於仲實而學之仲實曰有是哉子之言吾將佩服之且以諗善之俾無忘吾齋云

愛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吕復初以門功世禄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脩然為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曰吾甚愛揚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為學其一以為孝也吾學既不屑為今人猶幸而及事垂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為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為之記余聞其言盆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非篤學力行修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来平生交游不可勝數自

非甚闒茸無志操誰不能為復初斯言者顧久而皆怠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為疲心竭力而反陷其心於不肖者往往而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為孝而其為孝也不可以無學令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煗耳之於韶美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願焉彼以其身享簞瓢如羊豕被鶉緼如狐貉安煩習苦則聽其命而奈之何俾其親而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然欲榮

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禄養者
此譁於名者之愛日也雞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昃而
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為是則饘粥不充而甘
旨且缺此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
於不學蓋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為勤
組纂藻繪以為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陵節躐等
者焉方其惜陰童齔請益觚槧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
門名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而

有專精一經之士慕㪚帷篝火之名習持書漂麥之事
忘饑渴迷晝夜神痴氣眊而其親之容顔命令有不暇
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日者也復初生於三公之家長
於萬石之族今動心忍性皆已不有其有清脩而靜處
詳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保其必無聞所居北
海坂坂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蔵先大夫手搆南堂
一區湖峰縈環仰有煙林雲月風嵐晴雨之翫俯有魚
鳧鷗鴈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婭多良儒而太夫人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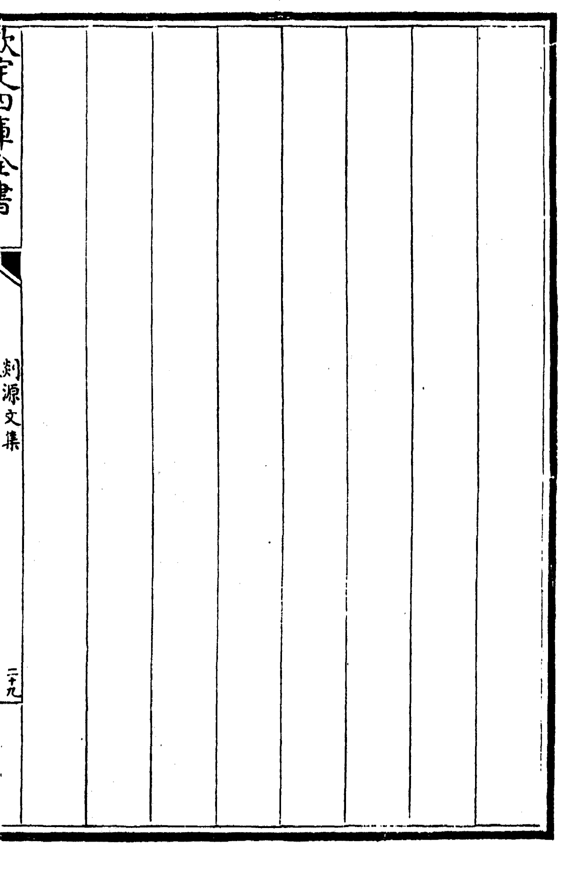
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清談雅歌商確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而披斕斑之衣侍寬閑之燕日喧軒輿時節觴膳極庭闈顔色之奉是自古夏游淵騫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户限而得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慊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愛日為有助前之可懼吾將以為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為勸遂書以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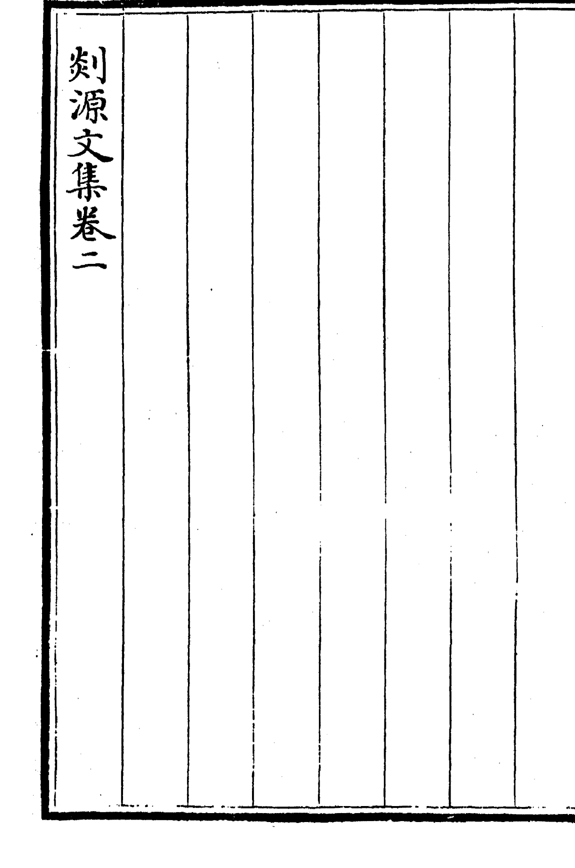
謙益齋記

天下之善惟其不免於私之為者常人之所易容而君子之所必察然亦有心知其然而名義之責不可加則舉而歸之於天何者吉凶禍福是非善惡至於天而庶幾乎各有所止矣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余嘗怪今世士大夫位卑而氣高身微而欲廣於力之所及為志之所得施一切無所辭讓而獨姝姝其容訾訾其辭傾己以行悅於人曰將為謙以求益是果以謙而益者乎哉是豈非穿窬之行壟斷之道而天地鬼神之所

忌疾者乎哉昔者伯益之書盖言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既而推之至誠以為人能至誠而物無不動既而文王周公以来以其繫辭而著之於易既而孔氏之徒以其說之大略而發之於中庸既而儒者禮法之家以其道世守之至於春秋秦漢之初而猶以為教故趙文子之早慧也而其父忍於折委筭張子房之未相知也而其師安於坐而受履魏公子張廷尉之貴也而其客敢於使之執轡結襪是皆誠心為之以損抑分量

之有餘而增益其不足非獨如是而止吾想其時齒於庠而貴者猶有坐於賤者之下而不慚也行於途而壯者猶有代其老者之負任而不以為德也射於鄉而能者猶有授其不能者之爵而不居也於乎是豈非天道之當然而容可以偽為之哉長樂林敬與溫然好禮知義君子也紫陽方先生既名其讀書之齋曰謙益而重之以訓辭而敬與復以謁文於余余於先生之已言者不能賛也舉所聞於天道以證之因以為之記





剡源文集卷二